

浮生的日历

——《快雪堂日记》中的晚明生活

王启元

晚明天主教入华的历史进程,使古老的大明帝国顺利跟上了世界历史近代化的步伐。亲眼见证世界化大幕拉开的冯梦禛,在他的频繁的游宴诗酒、婚丧嫁娶的日日所录之中,竟也留下些许未来中西交流的蛛丝马迹,证明新旧、中西之间,冥冥之中确拥有普遍联系的可能与方式。

楔子：掌故

就在晚明著名的万历十五年(1587)七月夏末,如注的大雨下了一整天,地上“积水盈尺”。已谪居在杭州家中的翰林冯梦禛(1548—1606),这天却有些忙碌,大学者王肯堂、同邑项道民等宾朋纷纷有名贴、礼品送来府上;到了晚上,名医老友缪希雍又亲自登门拜访,这让他颇有些应接不暇。即便如此,仍有一位闽南来客的拜帖,吸引了这位冯太史的注意。也是,冒着这么大的雨,不远千里,专程来冯府投刺约见,想必一定是有故事的人(《快雪堂日记》万历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条)。

第二天,大雨依旧,这位客人终于现身。他叫林尚旻,字丙卿,号玄江,福建福清人。林某人没有科名,是位游走京冀的商人。据说林的为人颇有义气,也曾经家财万贯,后来渐渐“萧然贫矣”。林尚旻此行来杭州,本与生意有关;因为冯梦禛同科的好友状元沈懋学(1539—1582)的介绍,才促成了此次见面。这位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冯府来客,确实也没有在冯梦禛当天的日记里留下太多痕迹,但事实恐

怕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从另一处记载中,后人能有足够的想象空间,来推测那天冯、林二人会面时,太史心中的忐忑与不安。

晚明著名笔记《万历野获编》的作者沈德符,是冯梦禛女婿沈凤的哥哥,年轻时一直跟随冯梦禛身边,知道这位弟翁不少旧闻。沈氏极佩服这位丁丑会元的学问为人,但也轻易不愿意放过公布老世翁花边掌故的机会。比如,他提到万历年间,北京有一位著名歌姬,叫作刘凤台,辗转约会几位青年才俊后,最后嫁于一位富商,就是那位林尚旻。但好景不长,万历十六年,刘姬香消玉陨于北京。而这位刘大美人原来的相好之中,就有冯梦禛与沈懋学。这对万历丁丑科的廷、会二元(冯为会元,沈为状元)在科考的前一年,应当与刘凤台度过了相当难忘的时光。沈德符记载,冯老跟他说:刘姬不仅美不待言,尤其“荐枕时肌体之柔腻,情致之婉媚,兼飞燕合德而有之”。沈氏这笔调,是一点没打算替弟翁讳言的意思(《万历野获编》“刘凤台”条)。如此尤物最终所嫁之人,竟出现在自己面前,其中的尴尬与无措,就显得颇耐人寻味了。

时间到了次年的万历十六年底,又是一个雨夜,冯氏从来访的林氏的族人处得知:林

尚旻连夜北上,因为歌姬刘凤台在北京去世!冯氏当日日记里承认,刘姬的身份自己是知道,且隆庆五年第一次上京科考就认识。不过沈德符的记录里,当晚的冯梦禛内心“感慨甚深”,甚至还为之做了首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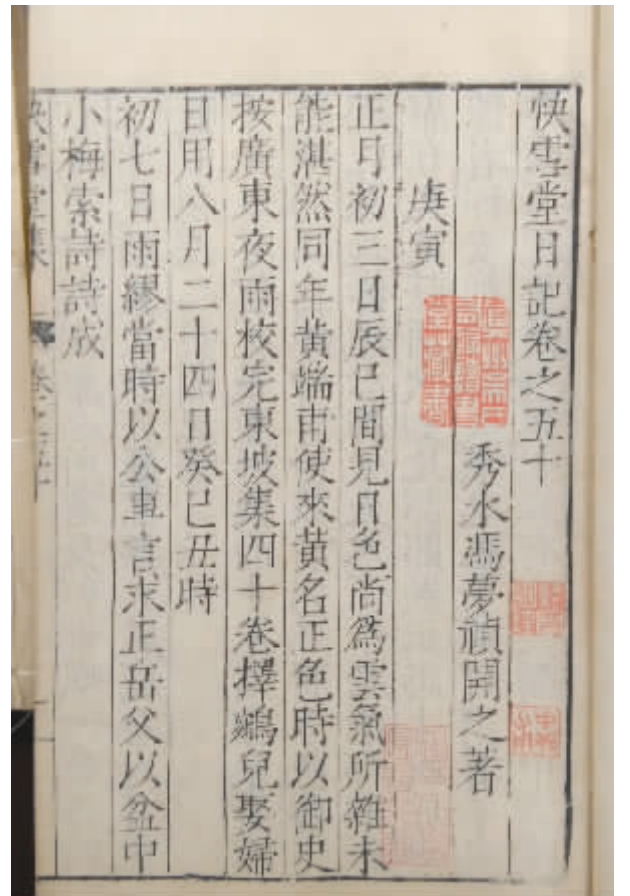
昔年曾醉美人家,
却恨花开又落花。
司马青衫旧时泪,
因风吹不到琵琶。

林尚旻看到这首诗的时候竟然“不以为忤”,似乎也颇认可会元公当年的风流韵事。这首诗没有收入冯氏后诸子、门生所刻《快雪堂集》之中,颇有些编者尊者讳的意思;而在冯氏自己的日记里,留下的文字亦静如止水:

予辛未赴公车,曾识其人。
(《日记》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)

日记

后世的读者当然不会苛求作者,为什么没在日记里将自己的情感史暴露的一览无余——毕竟日记历来都不是留供抒情的地方。甚至,我们应当庆幸,还有这样一部明代的日记依然存世,让我们能真实体会,数百年前人们日常的生活琐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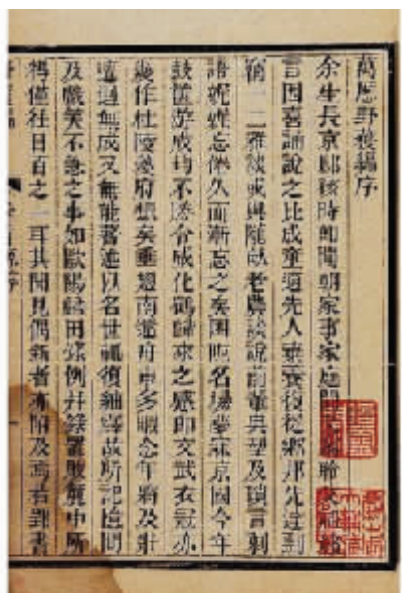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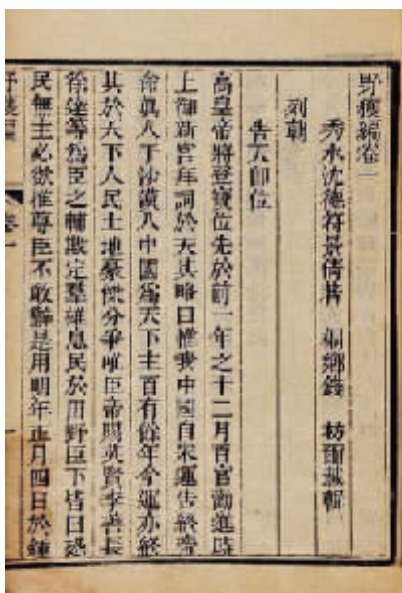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快雪堂集》日记部分卷端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善本

这位日记的主人,浙江秀水人冯梦禛,是万历五年进士科考的会元,廷试后落到了二甲。那不过是他背运的起点,很快在中式后的第九年,冯梦禛遭贬谪家居,时年四十岁。这之前他在官场最大的作为,只不过是张居正“夺情”案

中,声援过被罢免的清流同僚而已。六年后,重新被启用的冯梦禛,做到了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在自己五十一岁生日前夕,他又遭到弹劾罢免,自此归乡故里。从万历十四年罢官以后,冯梦禛开始了自己十八年的日记生涯。他将平日所会之友、所赋诗文、山川水道、三教九流以及自己经历或错过的政治生活,悉数记载在内。尽管日记在最终付梓前,略有损失与裁剪,但是保留下来的十数卷《快雪堂日记》的内容已经足够丰富。

日记收入冯梦禛身后所刻六十四卷《快雪堂集》中卷四十七至六十二,别集另有卷二十七《天目游记》与卷二十八中《乙巳十月出行记》,因体例与日记相仿,亦可视为日记的补充。《快雪堂集》有冯之弟子黄汝亨、朱之蕃于万历四十四年所刻的版本,许多图书



万历野获编书影(资料图片)